

痛史

第二
玉
二十
册
函

崇禎長編

崇禎十六年。癸未。十月。辛酉朔。帝親享太廟。

壬戌。孝潔肅皇后忌辰。遣崇信伯費尙櫟行禮。

丙寅。懿安皇后千秋。免命婦朝。

丁卯。大學士魏藻德自請閱視防河。帝嘉其壯猷忠憤。但以時事多艱。仍留閣贊理。

十一日。小雪。百官戴煖耳。

諭薊密宣大口外各屬。先朝原最恭順。近復多受戎索。喫賞守邊。屢當新亂之後。諸部攜貳。各督撫正宜乘機收撫。多方鼓勸。使其傾心內嚮。樂爲我用。其哈馬市賞。前遣張致雍招致到邊。市口卽開。似亦熟練。還著量給兵馬。重其事權。俾可責成展布。該部作速看議以聞。

諭戶部。興販煙酒。法原不赦。今特弛禁。聽從民便。須加等納稅。每值一兩。納耗三錢。如有漏稅不遵者。除煙酒沒官。仍依律治罪。

戊辰。諭兵部孫傳庭。輕進寡謀。督兵屢潰。殊負任使。本當重究。姑削督師尙書職銜。仍以秦督充爲事官。戴罪收拾餘兵。扼守關隘。相機援勦。圖功自贖。如仍前使債。致縱一賊入秦。前罪并論。

諭兵部。賊勢披猖。責成晉豫保東四撫防河。已有屢旨。著各整頓兵馬。卽日親督起行。駐宿河干。協力扼禦。不許一賊窺渡。仍將到信日期。各具本奏明。如或遷延。必罪不赦。

諭兵部。關門孔棘。需兵扼防。前發去江督邊兵三千。著撤回原信。勒限到關。不許沿途耽緩。所過地方。炤例供給糧餉。統兵將領。申嚴紀律。卽飛檄行。

諭戶部。軍需浩繁。兌會一事。奉行得宜。亦足濟目前急需。著該部多方鼓勸。或一面兌會。一面差官赴各關照數支給。務使國用商資。兩得通便。不許官胥勒措減少。違

者參治。其有兌銀獨多者。作何旌異。立限三日內議妥來奏。併察前次所兌商驛。曾否給足。如有壓欠不完。卽行參處示懲。

陞程珣爲蘇糧道。

諭邊事孔亟。昨發薊督軍前銀兩火礮鉛藥。恐解運稽遲。著督察。一面速差內員同該部差官。卽日督催星解。

己巳。諭戶部兵部都察院。近聞邊警。富豪爭收煤炸。居積市利。以致煤價騰貴。殊爲病民。著五城御史禁飭平價。該部仍措價題委勛臣一員。往西山買運入都。以資不時平市。

諭吏部都察院。邊烽孔熾。內地戒備宜嚴。炤上年分遣察協事例。遴選才幹素優。著有城守功績者八員。往順天等八府。察辦城守。鼓勵鄉勇。堅壁清野。參治倡逃。有功優敘。差出各官。務減從恤驛。嚴禁下役。違者重懲。

諭南京守備韓贊周。現今內庫缺乏布疋。前將庫貯收不拘色樣。盡數解進。再會同

該部於鈔關蘆課解京銀內動用五萬兩。委派的當官役分頭置辦。隨差船內陸續起解。完日具奏。

丁丑戶部用司務蔣臣議行鈔法。條上八事。一曰速頒榜文。蔣臣欲以十七年三月製鈔起。秋冬之間遂行之。而以今歲頒發榜文。布告中外。約歲行鈔五千萬。則爲蠲賦五百萬。行之四年。則新練兩餉。可以全蠲。五年而夏秋兩稅。可以時減。此令一下。民欣感泣下。不憂鈔法之不行矣。二曰詳算界法。蔣臣謂古人此法。本謂之稱提。其意欲與民間白金之數。稍稍相準。過此則不能行矣。自洪武八年行鈔起。至於二十七年。已有憂鈔法不行者。職此故也。今歲行五千萬。五歲爲界。是爲二萬五千萬。則民間之白金。約已盡出。後且不可繼矣。故一界以後。以舊易新。五界旣行。則通天下之錢數。又足相抵。是白金一。恆有三金付之以行。而聚於上者。又從賞賚與積穀之法。以流通於下。總之不竭之源。恆在天府。卒遇水旱軍興。蠲賑缺額。卽增造數百萬以補益之。是謂恆盈之道也。三曰製造宜工。凡錢鈔之製。所以欲其精好者。防奸僞

也。蔣臣所引國初製造之法爲詳。而總以御前頒發者質厚重而致潔清。爲外廷所未經見。蔣臣請或於內府製造。或於臣部開局。臣以爲不如內府製造。民間無從模倣。其印文載大明寶鈔者。宜於內府印出。而寶鈔提舉印。或改爲臣部左右堂督理之印。印以紫粉。以重事權。大略并紙墨工本印色諸費。至五釐一張。則無不精巧矣。而蔣臣前議中。欲於鈔皆用使姓名印泥。便稽考。其法亦是大明律條舊載。似亦可行。而所畫成界。或五紙隨原鈔繳進。四曰倒換宜信。今鈔法所以不行者。惟是賞賚或有頒出。市肆不行倒換。故上用而下不用也。今旣課程贓罰。一切用鈔。則民間不得不倒換於官。及恐官胥留難。蔣臣謂今銅錢亦鑄於官局。而民間列肆。未嘗不鬻錢。利之所在。必藉商以迨之。商領於官者。使之少有羨溢。則商自趨之如鶩。宜如洪武十三年之例。在京在外。各置行用庫。便民倒換。不論商民人等。換於官庫者。每鈔一貫。止納銀九錢七分。而通行行使。輸納完官。准作一兩實收。倒換銅錢。准作一千文。則爭趨如鶩矣。臣語之曰。如此。則朝廷每歲五千萬貫之鈔。先虧損一百五十萬。

矣。蔣臣對曰。豈惟如是。所蠲加增之賦。又已五百萬。而紙墨之價。約費又二十五萬。合之爲六百七十五萬。皆朝廷施之於民者。此之謂大賚也。然而五千萬之入。恒未嘗減百萬於各省會。以爲鑄本。其進之內府。尙四千三百萬。於以助撙伐之威。何有哉。七曰早開鑄局。今旣頒發鈔法榜文。卽宜頒行錢法。其十三省。皆令各布政司開局鼓鑄。布政專董之。大省動支應解京錢糧十萬。中者八萬。小者六萬。其錢式一準京頒榜式。費銀一兩。鑄錢一貫。惟務精好。不取鑄息。凡商人買到新鈔至彼。卽以錢償之。一鈔準錢一貫。不許短少。而臣衙門各鈔關各邊餉司。皆許動支鑄本一二萬。開局鼓鑄。惟銅價炭價。盡責地方之不鑄者。則錢鈔相頒。而其利自得矣。八曰設官宜重。今錢法以部侍郎督理。而寶泉局又有專差。則鈔法亦宜如是。或以錢法兼理。或與錢法分治。卽臣部左右侍郎事。然在外之提衡有司者。全在撫按。則兩侍郎俱宜兼院銜。於事體始便。而提舉一官。亦宜改爲臣部差。此則蔣臣議中之所已及。而臣特爲之申飭者也。疏入。帝言錢鈔兼行。原屬祖制。宜萬世永遵。因未畫界期。致年

久昏爛。今率由舊章。務期裕國足民。上下通行。敢有阻壞假造等弊。炤律重懲。奏內頒榜文。工製造。開鑄局。信倒換。俱如議。界期改爲四年。就寶鈔司準炤新頒樣式。仍著在內行造。應用物料。該司奏議。其行使姓名。侍郎兼管。及用堂印。俱不必行。提舉司炤舊。仍將督捕阻壞諸法。察炤律例。確議申明。其餘未盡事宜。卿還廣詢博採。續奏。

太監王德化請造鈔物料。詔令戶工二部察炤舊例。分派省直速辦。

王德化請造鈔工役。帝言造鈔急需匠役。著該部責令五城上緊招募一千名。務選諳練鈔紙刷印者。炤數速解。以供造作。仍僱覓在京工人一千五百名。分派各作。隨匠演習。其應給養贍工價等項。著戶工二部酌議速奏。

帝諭禮部。向來考卷。原備造鈔之需。見今積存若干。併年允文移紙張。俱搜括送司。以充造作。其在京在外各衙門。廢籍故紙。著該部一併搜取解司。不得違誤。

戶部請造鈔物料。帝言派納鈔料等項。著省直炤數辦解。內口口於近畿山東附近

地方。挪借關稅採買。先行起解。餘各省直設法採買。通著該撫按料理。不許遲誤。廢紙鹽引及無用試卷。搜發彙送。餘著寶鈔司察奏。

以馬世奇楊昌祚爲順天武鄉試主考官。

諭禮部。邇來兵革頻仍。災祲疊見。內外大小臣工士庶等。全無省惕。奢侈相高。僭越王章。暴殄天物。朕甚惡之。向屢經嚴飭。未見遵行。崇儉去奢。宜自朕始。朕於冬至正旦壽節端陽中秋。及遇諸大典。陞殿行禮。方許作樂。其餘皆免。至浣衣減膳。已有諭旨。今用銅錫木器。以仿古風。其金銀各器。關係典禮者。留用。餘盡貯庫。以備賞賚。內外文武諸臣。俱宜省約。專力辦賊。如有仍前奢靡宴樂。淫比行私。又拜謁餽遺。官箴罔顧者。許緝事衙門參來逮治。其官紳擅用黃藍紬蓋。士子擅用紅紫衣履。併青絹蓋者。庶民男女僭用錦繡紵綺。及金玉珠翠衣飾者。俱以違制論。衣袖不許過一尺五寸。器具不許用螺紫檀花梨等物。及鑄造金銀盃盤。在外撫按提學官大張榜示。嚴加禁約。違者參處。娼優胥隸。加等究治。

召撫甯侯朱國弼。忻城伯趙之龍。南京通政施邦曜。來中左門。

總兵官左良玉。疏報白雲寨生員札授遊擊易道三易祚遠等。率鄉勇二萬餘人。與獻賊戰於雷田。擒斬僞知縣余高升。僞監紀兵事王登伍。卽王爾忠等。斬三百五十餘級。請破例優敘。得旨看議。

戊辰。孝昭皇后忌辰。遣廣甯伯劉嗣恩行禮。

戊子。禮部尙書林欲楫引年求罷。優詔許之。仍賜路費銀三十兩。紵絲二表裏。命馳驛去。

陞朱之臣南京鴻臚寺卿。

諭戶部工部都察院。疏通錢法。本爲便民。已有諭旨。近聞低錢甚多。必須嚴禁。務使盡數收買作銅。制錢方無壅滯。著司鑰庫及五城。親行收買。不許驚擾。如有胥役故爲需索害民者。必殺無赦。該城動用房號銀兩。該庫動用新錢。隨收隨碎。類解該局鼓鑄。收過數目。一月一奏。仍以收錢多寡爲諸御史殿最。其收換一准市價。未盡事

宜聽經管酌議以聞。

己丑。差鄭封巡按廣西。

諭戶部兵部。宣鎮爲陵京藩屏。關係甚重。援勦必先。非他鎮可比。昨據總兵唐鉅面奏。鎮標兵止六千。馬匹僅三百。月餉壓欠年餘。何裨緩急。茲特發御前銀三萬兩。該鎮親領市馬。戶部卽察發餉錢二三月。以付該鎮。仍將宣鎮軍馬。及督撫鎮各標所屬見領京運民運屯鹽本折等項。通行詳核以聞。

擢原任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爲兵部尙書。時縉彥服制未滿。詔許朝房視事。候服闋到部。

以龍文光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。巡撫四川。

命余應桂仍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。總督陝西三邊軍務。擬陞程正揆爲司業。帝言正揆現在察處。不允。

陞戶部郎中王宗昌爲天津糧道。

諭吏兵二部。巡撫王揚基封疆失守。罪無所辭。據守備何志孔據鎮按之言。才猶可用。茲特准免提問。戴罪圖功自贖。炤舊巡撫湖廣荆襄承德。以昭朝廷使過之仁。今賊既入秦。荆承襄陽。亟宜乘時恢復。湖廣撫鎮。併附近各督撫。通著速檄鼓銳迅掃。收拾陵疆。以膺茂賞。

諭吏部都察院。秦中賊勢孔亟。援勦方殷。監軍御史。不可不設。霍達屢以才略推舉。且係秦人。著同總督余應桂等。星馳前去。調集各鎮兵馬。催督錢糧。稽核功罪。鼓勵鄉勇。收用廢將。連絡秦中官紳士民。刻期蕩掃。有功破格升廕。應給勅書。卽速換給。順天巡按韓文銓疏言。樞臣馮元颺臥疾。未能出奇制勝。且有薦賢自代之意。帝令文銓回奏。文銓云。元颺屢疏薦人。又有舉知之說。是其舉賢自代明矣。報聞。

崇禎十六年。癸未。十一月。辛卯朔。兵部尙書馮元颺疏言。臣於前月曾具疏。明臣迂戇之性。慮有乘病搆機。陷臣於罪者。然猶妄意之。而未敢以爲實也。今歷聞人言。則有可駭可怖。不敢不忍死一奏者。台臣衛周胤韓文銓。皆奉特旨議處。與奄奄病臣

何涉。乃周胤見臣病正危。反出一疏。謂臣病之或重或輕。未知真僞。而文銓又出一疏。陰陽其詞。非欲陷臣以規卸。卽欲陷臣以洩密。何二臣不約而同也。憶昨歲告警時。臣以病餘任捕務。倉廩庫獄。悉防不暇。而諸臣忽欲推臣爲宣督。臣亦不敢辭也。卽今已成廢人。而猶冀他日稍痊。求爲督撫以當寇。皇上察臣平生。曾有畏難避恐之心乎。日者關外之警。聞兵科已有公疏參臣病誤。臣甚服之。乃又聞有公疏以謂臣尙可伏用。奉有調理商榷之旨。信如諸臣之言。豈謂封疆不妨久誤。而樞員必無生理耶。臣每嘆前此樞臣。大率多不得其死者。如楊嗣昌死於行間。而猶不免追論。至臣今日。則已千機萬措。似終不容臣得正而斃也。嗟乎。同是國家之臣子也。何以一登司馬之堂。則時不論久暫。罪不論重輕。死必不使稍全其身名。病必不使歸歿於丘壟。使繼此而爲中樞者。不亦難乎。不亦悲乎。倘非皇上憐臣。而予臣以生。則臣之受禍。更不知何底矣。疏入。帝許辭任。令私寓調理。又云衛周胤等已有旨。不必致辨。

帝諭大學士陳演。公忠端練。久簡朕衷。時事多難。特加首輔。用資變理。

吏科給事中左懋第。劾提督孫尙進貪橫。令所司核議。瑞王奏中原寇勢。帝言狡醜披猖。宗藩不保。朕心痛悼靡甯。覽王奏。彌增惻悚。著該督撫鎮加意防護。以鞏王居其鼓義勇。從實征剿。一洗從前積習。尤爲本論。

諭禮部。朕長女年已及笄。禮宜擇配。卿部榜諭官員軍民人等。年十四五歲。品萃端良。家教清淳。人才俊秀者。報名赴內府選擇。

皇長女婚禮。應用府第及冠服等儀。勅所司如例造辦。壬辰。帝諭輔臣傳勅兵部。近聞中式武舉。技勇可用者。當作何羅致委用。有合式技勇。未准入場者。實係何故。應察明。

帝諭總兵官唐通。著用心整練兵馬。相機戰守。有功之日。優敘隆酬。其死事劉之倫。從優議卹。金聲速與起用。所司知之。改四川巡撫李化熙巡撫陝西。

賜盛以恆祭。

癸巳。陞王國寶署總兵職銜。充總兵官。鎮守河南。

贈曹變蛟崇祿大夫。太子少保。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。世襲。

福世子請重兵防河。帝令看議。

陞項煜爲詹事府少詹事。

甲午。初。兵科給事中時敏。有論編修林增志李士淳疏。未經奉旨。卽行付梓。增志入告。帝令時敏回奏。至是敏言食魚中毒昏憤。家人誤將疏稿一概付梓。具疏引罪。報聞。

吏部侍郎李建泰捐貲防河。帝以急公嘉之。勅秦晉撫按鼓練鄉勇。

帝諭黃得功。累著戰功。并馬得功等。應得誥命。察明卽給。將士從征勞苦。家屬偶遇災疫。深可憫念。還酌議優卹。以勵忠勤。

福建總兵鄭芝龍引疾。帝言鄭芝龍久鎮潮漳。勞績茂著。在任殫力料理。以固巖疆。

不必引請。

瑞王捐祿助餉。帝以急公嘉之。

乙未。御前賜總兵唐通大小銀牌二百面。以爲鼓勵特功之用。

丙申。補原任副使張秉禎爲南昌兵備。

陞禮部員外余朝相爲廣西提學僉事。

帝言劉超雖係逆惡。其事變。追根固亦當論。方士亮已經別案提問。著速行究詢。傳振鐸著議處以聞。

丁酉。左都御史李邦華疏陳生節之計。一曰民間之蠲助。鄉紳富民。家以萬金計者。輸二百金。以次遞加。五萬金者。輸千金。十萬金者。輸五千金。令各撫按覈實以充數。優禮以爲招。有罪者釋之。無罪者旌之。朝廷不靳獎勵之典。紳民中必有起而赴義者。計臣宜立限取數回報。無致稽延可也。一曰在官之蠲助。臣昔按浙二年。解過贓罰后。尙遺銀四千九百兩。以備地方緩急。乃近聞各差贓罰解京外。悉取而歸。則蠲

助宜從按臣始。撫臣應之。若司道以下至府縣。缺有煩簡。地有饒瘠。相應每歲各省合造認數一冊。解部。若借題濫罰。三尺仍當凜隨其後耳。一曰生員之進學。向者開納。亦有遼生工生之例。然姓名不列於黌序。儒生共相恥笑。於是雖招而不至。今當行各提學官。察每縣入學舊額外。增十之一二。每名納銀二百兩。仍與諸童生共收一考。有高下。無去取。一體送學肄業。此後願歲考者聽。如不願歲考者。聽其以衣巾寄學終身。至於省直童生。府取限外。每邑察地方舊例。每名納銀若干。與正案童生一體收考。不限名數。既免鑽營。無妨進取。亦一策也。一曰衙門之清釐。天下吏胥。無一非作奸犯科之輩。而頂首之積。盈千盈萬。日見御史倫之楷參。一秦如樂。而頂首已四萬二千。則各衙門可知。今以紳士庶民盡義急公。乃此輩獨腴民膏而坐享之乎。宜令中外各衙門印官。訪胥吏之殷厚而誠恪者。責令助餉。限以成數。大都取其頂首十之三。其僅屬二三百金者。不必問。若其生平無過。自願樂輸。仍留供役。否則徑行革逐。以清吏蠹。仍追頂首之半。亦釐剔中寓搜括之一策也。此外凡天下勤王